

《盘关》

主要角色

田单：老生
 门官：丑
 皂隶：丑
 田法章：小生
 伊立：净

情节

按伊立自搜府去后，随即入宫复命，连夜下令，将九城锁闭，复又率领四十名校尉，四处搜寻。大夫田单率同东宫世子田法章，乔装改扮，正拟出走，不料行至关前，早已下锁，不准放行。田单无奈，只得一再行贿，贿托关卒向关官说法，关官又经盘诘再四，幸赖关卒含混扯谎，方得过去脱险。伊立即随后追踪至。此间不容发时应对，其一副神情，确非容易，无怪比年代演者之少也。

注释

《盘关》一段，为《黄金台·搜府》之后剧，看似大小二丑之重角，然实为须生之做工戏。盖其盘问对答之时，说白与手眼神情，须处处相关合，方为合作，且又有一小段之快三眼唱工，故颇不易做。从前程大老板及谭叫天，唱《黄金台》总带演《盘关》，足见先正典型，自不肯有一些苟且。时伶多偷懒之习气，南中更甚，故少全演。近始有稍稍矫正之者。

根据《戏考》第三十七册整理

(门官上。)

门官 (数板) 做官好，做官妙，做官头戴乌纱帽，奉旨回家去祭祖，腾腾三声炮，老祖问少祖，少祖说我也不知道，我家没有读书子，哪里来的这荣耀，荣耀！

(门官坐。)

门官 (白) 在下把城门的门官便是，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伦大变，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赐伊公爷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风声，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爷二次上殿，讨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寻，并无踪影。因此四门紧闭，军民人等，一概不准出入。天也不早了，该上关去了。我说来呀！

(皂隶暗上，瞌睡。)

门官 (白) 来呀！嗨！精神哪！这着就睡着了啦！吃面啦！

皂隶 (白) 呵，好咸卤！

门官 (白) 听见吃面就醒啦！我说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哇？

皂隶 (白) 什么事情我知道？

门官 (白) 待我告诉你：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伦大变，子淫父妃……

嗨，又着啦！

唉，你醒醒！

皂隶 (白) 你说你的，我睡我的。

门官 (白) 那我说给谁听！

皂隶 (白) 是啦，我不睡啦，你说吧。

门官 (白) 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

皂隶 (白) 人伦大变，子淫父妃。大王大怒，赐伊公爷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走漏风声，世子逃出皇城。伊公爷二次上殿，讨得四十名校尉，各府搜寻，并无踪影。因此四门紧闭，盘查行人，是这么当子事情不是？

门官 (白) 不错！

皂隶 (白) 我早知道了。

门官 (白) 你既知道了，咱们该上关去啦！

皂隶 (白) 走哇！

门官 (白) 走哇！
 皂隶 (白) 走哇！
 门官 (白) 你倒是走哇！
 皂隶 (白) 我说你混蛋哪！咱们俩是你跟我的，还是我跟你的？
 门官 (白) 你跟我的。
 皂隶 (白) 这不结了！我跟你的，我在前头走，那不成了你跟我的了！
 门官 (白) 唉呀，不是呀，你在前头呵呵道，轰轰闲人。
 皂隶 (白) 这么档子事。
 呵呵呵呵呵呵，屎担过来了！
 门官 (白) 唉！怎么屎担过来了？要说老爷！
 皂隶 (白) 你不知道，说老爷人家不怕，说屎担他们怕臭，就都躲开了。
 门官 (白) 哎，还是要说老爷！
 皂隶 (白) 呵呵呵，屎担老爷过来了！
 到了。
 门官 (白) 你看着点，我打个盹。
 皂隶 (白) 这是什么话？
 门官 (白) 昨晚上在宝局上一夜没睡。
 皂隶 (白) 又赌钱去了！
 (门官睡。)
 皂隶 (白) 他着了，我也打个盹。
 (皂隶睡。田单、田法章同上。)
 田法章 (白) 哎呀！卿……
 (田单手作势。)
 田单 (二黄快三眼) 千岁爷休得要大放悲声，
 泄露了机关难逃生。
 那一旁松林内来躲避，
 (田法章下。)
 田单 (二黄快三眼) 想一个妙计好出城。
 抓一把灰尘土把脸抹，
 (田单涂脸。)
 田单 (二黄摇板) 我装一个疯魔汉要过此城。
 (田单执板打皂隶，皂隶夺板。)
 皂隶 (白) 你拿过来吧！胡动乱动的。呵呵！你敢不是田……
 (田单取银付皂隶。)
 田单 (白) “田”什么？
 皂隶 (白) 田家庄那个老哥哥。
 田单 (白) 你认得我？你可晓得我姓什么？
 皂隶 (白) 你姓赵？
 田单 (白) 我不赵。
 皂隶 (白) 你姓钱？
 田单 (白) 我没钱。
 皂隶 (白) 等我想想，孙、李、周、吴、郑，你唉，姓王？王一哥！
 田单 (白) 不错是我！你好眼力。
 皂隶 (白) 老没见，你好哇？家里都好？真是老太太前回病了，我捎去那个药，吃了没有？
 田单 (白) 吃下去了。
 皂隶 (白) 唉，吃不得。
 田单 (白) 怎样吃不得？
 皂隶 (白) 那是耗子药。
 田单 (白) 现在吃下去，病就好了。
 皂隶 (白) 真是你孝心感动天和地，耗子药吃下去，病会好了。你这是往哪里去？
 田单 (白) 老太太的病不是好了吗，我们要出城烧香还愿去。
 皂隶 (白) 你不晓得这两天城门紧得很，只因东宫世子田法章，人伦大变，子淫父妃，大王大怒，命伊公爷各府搜寻，并无踪影。因此四门紧闭，一概不准出入。你要

出城，过两天吧。

田单（白）你们那是官事，我们这是私事，没有什么要紧。

皂隶（白）这不是闹着玩的，不行，过两天吧。

田单（白）我们商议商议。

皂隶（白）没商量。

（田单付银。）

田单（白）我们商议商议？

（皂隶收银。）

皂隶（白）商量着瞧。你站站，这有老爷。待我给你回禀一声。

田单（白）好话多讲。

皂隶（白）那有我哪。

唉，来了，来了！

（门官醒。）

门官（白）谁来了？

皂隶（白）王一哥来了。

门官（白）哪里这么一个王一哥？

皂隶（白）就是前回给你引进那个王一哥！

门官（白）不认得。

皂隶（白）不是外人。你通融通融就完了。

门官（白）那可不行，这是官事！

皂隶（白）这就是官事了？你输了钱，我拿钱到宝局上把你赎回来，没裤子穿了，我的裤子！

（皂隶以手抓门官。）

皂隶（白）你脱了裤子还钱！

门官（白）你瞧咱们自己哥们，你就急了。是谁呀？

皂隶（白）王一哥。

门官（白）是他，你早说不结了吗！叫他进来，我问他一句话。

皂隶（白）人家是乡下人，不用问了吧？

门官（白）总得要问。

皂隶（白）不要吓人家，可是只问一句。

门官（白）是了。

皂隶（白）我给你说过了，叫你进去问一句话。

田单（白）我们乡下人，有些怯官，见官说不出话来吓！

皂隶（白）不要紧，都有我哪！

王一哥进来了。

门官（白）你们出城几个人哪？

田单（白）兄妹二人。

门官（白）方才说一个人，怎么变出兄妹二人，混帐！

皂隶（白）老爷！

门官（白）忘八蛋！

皂隶（白）老爷！

（田单、皂隶同出。）

皂隶（白）怎么又变出兄妹二人来了？

田单（白）是兄妹二人。

皂隶（白）是一个人。

（田单付银。）

田单（白）是兄妹二人吧！

（皂隶收银。）

皂隶（白）老妹子也来了？请来我们见见。

（田法章上。）

皂隶（白）哈哈，你敢莫是东……

（田单付银。）

田单（白）唉！“东”什么？

(皂隶收银。)

皂隶 (白) 东厢房内养的那个老妹子。你等等，待我再给你说一声。老妹子也来啦，是兄妹二人。

门官 (白) 说的是一个人。

皂隶 (白) 是兄妹二人。

门官 (白) 不行不行，这是官事!

皂隶 (白) 又是官事了? 好，脱裤子还钱!

门官 (白) 哎呀，老妹子也来啦，好好，你叫他来，我再问他一句话。

皂隶 (白) 得了，不用问了。

门官 (白) 总得要问。

皂隶 (白) 王一哥你进来，老爷再问一句话。

(田单进。)

门官 (白) 出城到哪里还愿去?

田单 (白) 东岳庙。

门官 (白) 城外哪有东岳庙，混帐!

皂隶 (白) 老爷!

门官 (白) 忘八蛋!

皂隶 (白) 老爷!

可哪有这么个东岳庙?

田单 (白) 有个东岳庙!

皂隶 (白) 城里城外，你找遍了也没有东岳庙。

(田单付银。)

田单 (白) 有个东岳庙吧!

(皂隶收银。)

皂隶 (白) 西北旮旯，那个小东岳庙? 待我再给回禀一声。唉，还说人家呢，城外西北旮旯，有个小东岳庙。

门官 (白) 没有个东岳庙!

皂隶 (白) 有个东岳庙!

门官 (白) 没有!

皂隶 (白) 脱裤子还钱!

门官 (白) 好，叫他过去吧!

皂隶 (白) 你出城吧!

(田法章下。)

田单 (白) 这件事倒难为你了，这里还有点小意思送你，吃饭不饱，吃酒不醉，我还是留了做盘费吧!

(田单下。)

皂隶 (白) 过河就拆桥。哎呀，这是世子田法章同田单过去了。有了，我都推在他的身上。足了，足了!

门官 (白) 什么足了?

皂隶 (白) 刚才过去的是谁?

门官 (白) 王一哥。

皂隶 (白) 那是世子田法章同田单过去了，你受了他们五百两银子，岂不是足了吗?

门官 (白) 你不要含血喷人!

(伊立、四校尉同上。门官、皂隶同跪。)

伊立 (白) 可曾见田单、田法章过去?

皂隶 (白) 他受了五百两银子，卖放了，没有我的事!

伊立 (白) 将他带在马后!

(伊立、皂隶、四校尉、门官同下。)

(完)